

读书是第一等好事

徽 风皖韵 □刘效仁

“黄山归来不看岳”。看什么？莫忘看看黄山脚下的宏村哟。

距今800多年的宏村，为汪姓聚居地。它背靠黄山余脉羊栈岭、雷岗山；村边有水，蜿蜒西流。由于地势较高，常年云雾缭绕，云蒸霞蔚。秋冬之交，亦无萧瑟之气，依然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。正因有着“中国画里的乡村”的美誉，2000年11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宏村是一座“牛形村落”，加之超前的水系设计，堪称中国古村落建筑艺术一绝。白墙、黑瓦、马头墙，徽派建筑的气派恢宏，尤其石雕技艺精湛的徽派“三雕”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但宏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当属那无处不在的楹联。

这些触目皆是楹联，与古宏村耕读传家的优秀文化传统水乳交融，积淀成了历史的精髓。这些楹联多在民居或祠堂中，厅堂正壁、侧壁房柱上以及门楣上悬挂。其内涵丰富多元，除装饰作用，更多些喻世教化，教人重视读书。

宏村汪家从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徽州走出去，不独见识了教育的重要性，读书的长远价值，发达的商人回村后特别重视学堂和义塾的兴建。以名绅汪以文命名的“以文学塾”，即今天的南湖书院，成了本族适龄儿童上学启蒙的好去处。

南湖书院正面的楹联，写有“读圣贤书行仁义事，立修富志存忠孝心”；讲堂中的立柱联为“修身践言深究圣指，案经考典率由旧章”，教导后人要研讨经书，考察典章。孔子像的两边“德律天地道冠古今，删述六经垂先万世”的联，更是以其道德文章冠绝古今，昭示子孙。南湖书院立志道堂立柱上“漫研竹露裁唐句，细嚼梅花读汉书”的联，告诫孩子们从小认真诵读唐诗汉赋，而且这些文化经典给人以含英咀华之美愉悦。

在汪氏宗祠的《乐叙堂》大厅，厅柱上“非因报应方为善，岂为功名始读书”的联，最后面的享堂两侧悬挂“二字箴言惟勤惟俭，两条正路曰读曰耕”“诗书执礼，孝悌力田”“欲高门第须为善，要好儿孙必读书”等多幅联，浓笔重彩地吟咏汪氏家族的家风、家训。

特别是清末建造、堪称徽派建筑经典之作的承志堂，正厅中的“敦孝悌此乐何极，嚼诗书其乐无穷”联，告诉后人读书、尽孝则不亦乐乎；“万石家风在孝悌，百年世业在诗书”的联语，更是教诲后人要成就百年大业，最根本之处就是要读书。

仔细品读宏村的楹联，收获颇丰。“大本领者，当时不见奇异处；敏学问者，终身无所满足时”。不仅重视平时的积淀，且提醒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。“孝友初心诗书夙好，春秋佳日山水清音”。“初心”二字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宏村一副楹联一课堂，一条格言一家训。“快乐每从辛苦得，便宜多自吃亏来”。有趣的是，联中“辛苦”的辛多加了一横，寓意多吃一份辛苦，就多一份收获；将“吃亏”的亏多加了一点，示意多吃点亏，反而是福。“读书好 营商好 效好便好，创业难 守成难 知难不难”，告诫后人读书和经商、创业和守业同样重要。儒商结合、亦儒亦商，或是徽商和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。

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。在我看来，于今依然是黄钟大吕，令人警省，令人崇尚。这或许是宏村历经800年而不衰的根由吧。

元宵节：情定一生姻缘

如 歌岁月 □李星云

充满了诗情与浪漫的元宵节，有人称它是中国式情人节。在古代，平常女子都是“三步不出闺门”，唯有元宵夜，才可以出游赏灯，寻找意中人。王安石在元宵节的奇遇，天意使然，让他金榜题名，洞房花烛，竟双喜临门。他挥毫泼墨写下的“囍”，竟是此字的由来。而乐昌公主与徐德言这对因战乱打散的鸳鸯，历经磨难在元宵节重逢，也为后人留下了“破镜重圆”的凄美典故。

在这成就美满姻缘的良辰佳节，月老竟也不忘赐福予我，在茫茫人海，于千挑万选中为我们系上了那根红丝线。与他结缘，似乎也了古人的那句“前世注定今生缘”。那年元宵节，我正处人生漩涡无以自拔，父亲去世母亲体弱多病，正当家人为我的未来担忧时，经姐姐撮合，他走进了我的生活。

我那时虽正值妙龄，但被厄运击昏了头，整日桎梏于轮椅中，心如死灰。遇到他，固执地以为重度残疾的我，是不配拥有爱情和婚姻的。我是活在地狱中的，不能让一个少年丧母、心地善良的健全男子，与我一起承受痛苦。我像刺猬一样，把自己蜷缩起来，对刚结识的他冷漠到无视，不接受情感的怜悯与恩赐。

直至那个元宵节的午后，他将所有的家务料理停当，才得以在沙发上休憩舒缓。那天房间里温暖如春，小火炉上放着一壶水，冒着氤氲水雾，向四周飘散。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，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我们有一句、没一句地闲聊。他的遭遇让我唏嘘，竟触碰了我内心最柔软的情感。他少年丧母，年轻时走南闯北，被人称为“文先生”的父亲，竟不堪忍受丧妻之痛，患了老年痴呆症。疲于生计，他从少年起出门打工，吃尽世间之苦。已而立之年的他，只想找一个能嘘寒问暖、相濡以沫的女子共度此生，而他希望能与我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

故乡的元宵节，有舅舅为外甥送花灯的习俗，街上到处挂满了花灯。他用轮椅推着我穿梭在小城的大街小巷，我不时地被做工精细的花灯所吸引。广场上，锣鼓喧天，一群舞狮艺人辗转腾挪技艺高超，掌声连着喝彩声传递着节日的喜庆。沉闷了一冬闭门不出的我，心情大好。随口问他：“你累吗？走了那么多路，要不我们歇歇吧。”他说：“没事，不累，只要你开心我就高兴。”那一刻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原来被人关爱疼惜是如此美好。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，阳光灿烂，初春已临。感恩上天，终于在历经磨难之后，遇到了那个“待我长发及腰，为我推椅可好”的人。

又是一年元宵节，我们已携手走过24个春夏秋冬。“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找一个温暖的爱人，然后牵手共度余生。”感恩上天，遇到了他，我拥有祥云缭绕的那片天。

正月十五赛蒸灯

七 彩时光 □张学奎

正月十五闹花灯，由来已久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最深刻的莫过于童年时代的花灯比赛。我的家乡皖北萧县，春节后的正月十五晚上，有比赛蒸灯的习俗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生活比较艰苦，灯多为五谷杂粮制作。主妇们用面团捏成底座为圆柱，上面如棉花状的灯，放在锅里蒸熟，然后，往有乒乓球大小的灯窝里倒上棉油等植物油。在细小竹棒的一端缠绕些棉絮，插入灯油里，将灯芯点燃，元宵节的棉花灯大功告成了。按照习俗，正房、配房、厨房都要放上一盏，祈求新的一年亮堂堂、红红火火。孩子们则端着灯出去玩耍。

“快来看看呀，二孩的灯多像莲花。”有人喊道，大家围过来。二孩的灯确实美，面灯的边沿像莲花瓣。“看俺娘蒸的面灯。”毛丫举起手中的灯，大伙望去，毛丫的灯竟有弯曲的“把”，好端。“余粮的灯好香！”大伙儿凑到余粮面前仔细看去，原来生产队过年杀猪，他捡到猪蹄上的指甲壳，里面放了生猪油，点燃后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最时髦的要数柱子的灯了。他爸爸用藤条、红纸给他制作了一个圆圆的灯笼，里面放上点燃的蜡烛，红光一片，比棉花灯亮多了。

赛灯的地点是约定俗成的，邻村的在村东头，我村在村西头。晚上7点左右，两村的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向赛灯地点聚集。先到的三五个赛手举起手中的灯，向对方呼喊着：“啊啊——哈哈——”对方马上以同样的声调回应着。为显示阵容，大家都自觉地排成一字长蛇阵，晃动手中的灯。

赛灯首先是赛数量，“一盏、两盏、三盏……”小伙伴柱子指着对方，嚷着：“他们才15个棉花灯，没咱们多！”我和小伙伴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灯，齐声喊着：“俺们胜了！”对方不甘示弱，又邀集附近的伙伴们加入比赛队伍，也迭声地呼喊：“你们败了，你们败了！”

赛灯还要赛出气势和花样来。对方燃放起了爆竹，噼里啪啦，一挂接着一挂。间或还发射“气耗子”——将细竹签一端的爆竹点燃，在火药的助推下，爆竹像耗子一样“咣”的一声蹿腾至空中，爆炸，听起来是那样遥远、深邃。爆竹声中，赛手将手中的灯同时举起，齐声呼喊着：“啊，啊，啊，啊——”意思是：看我们的咋样？

“正月里，正月正，正月十五闹花灯，天晴晴，月明明，今年又是好收成……”我们村的伙伴们则在领头的带领下，围着赛场转圈唱歌起了民谣。

明月高悬，群星闪烁，一片清辉洒人间，与大地的万家灯火融为一体。我和小伙伴们早已物我两忘，陶醉在灯的海洋中。

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党的惠民政策的实施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本世纪以来，昔日充饥果腹的杂粮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；农村那低矮的茅草屋被一幢幢新颖的住宅楼取代；家电、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；就连正月十五晚上的花灯也彻底地易容换装。孩子们手里挑的是旋转的、舞动的、歌唱的、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各式灯笼。有的足不出户，面对电视荧屏，甚至拨弄手机，就能分享全国各地正月十五闹花灯的乐事。半个多世纪前的赛花灯情景，对于共和国的欣欣向荣，走向富强，则是一个有力的映衬，留在儿时的记忆中。

渡海浮囊

青 萍絮语 □熊代厚

隆昌寺位于镇江市句容的宝华山，距离南京大约40公里。

遥看山中庙宇，笼在淡蓝色的氤氲之中，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进得山门，高大的玉兰树绽开洁白的花朵，散发出丝丝缕缕的清香，庄里有了柔和，肃穆里有了生机。

敬完香后出门，我不经间回眸发现重檐下高悬一匾：“渡海浮囊”，蓝色的底子，金黄的大字，遒劲有力。我站在匾下，思忖良久，不得要领。怅然若失时，正好一个老和尚端着木盆从里面出来，我忙折身请教。

老和尚凝神而言：“‘浮囊’是渡海人所带防溺之物，用羊皮制作，充满气后相当于今天的游泳圈，渡海的人若无浮囊则有溺水之忧。佛经中每以浮囊喻指戒律，谓菩萨奉持禁戒，其心坚固，犹如金刚。因为浮囊只要一点点破了，就会漏水，身体就难自保，必会沉入海底，所以每个借借浮囊而渡大海的人，爱惜浮囊就好像爱惜己身，一点不敢大意。”

一语醍醐灌顶，我瞬间大悟。佛子若不降伏其心，则一念错误，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修行人心中的红尘杂念正如浮囊上沙眼，泄了心气，又如何修成正果？

出家者如此，为官者更应这样。君不见那些落马的袈裟诸公，一开始并不是罪恶如磐，只因抵不住当初的一点小小的诱惑而越陷越深，“浮囊”的沙眼越来越大，最终囊破气泄，自己沉入大海之中。

东汉时的杨震，发现荆州的秀才王密才华出众，便向朝廷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。有一次，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，王密深夜来拜访他，并怀金十斤相赠。

杨震说：“故人知君，君不知人，何也？”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，说：“天黑，无人知晓。”杨震说：“天知，神知，你知，我知，何谓无知！”

王密这才明白过来，大感惭愧，快快而去。杨震对自己一向要求很严，子孙常蔬食步行。正因他时时谨慎，处处律己，“浮囊”才完好，成就一世清名。善恶常在一念之间，刘备曾告诫儿子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，正是不想让人生的“浮囊”有沙眼，可惜他的阿斗扶不起，终日玩乐，最后囊破国亡。

不止为僧为官，芸芸众生，无论是学习、工作还是生活皆有“浮囊”。学海无涯要借助“浮囊”，来不得半点懈怠。韩愈说“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”，这“嬉”与“随”就是“浮囊”上的沙眼，时间久了，气息全无，哪里还能渡过学海？

佛说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所谓回头，是指时时回思过往，反省当下，时时检视自己的“浮囊”，修补自己的“浮囊”，内修于德，外化于行，方能渡过茫茫大海，到达彼岸。

记忆中的书信

花 开花落 □赵克明

近日整理书柜，不经意间翻出一包旧书信，泛黄的信封、黯淡的信纸、模糊的字迹，深深蒙上岁月尘封的印痕。凝视着这些久违的老物件，脑海里闪现往日书信交流的情景。

最初见到的书信，是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寄回的家书。那时，每有邮递员摇着铃铛送来信件，祖母就会挪动着小脚到本庄的叔叔家请他读信。后来我读书识字了，祖母就让我读，再后来又让我代她给父亲回信，祖母说一句，我就记一句，不会写的字注上拼音。虽然磕磕巴巴，但是读信和写信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，也是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的资本。

我自己与别人通信，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。当时，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家乡的一所学校工作，教学之余唯一的喜好就是读书，通过书报刊打开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。于是，便有了与作者、编辑，和素昧平生的教育名家交流的欲望，而交流的渠道就是书信传递。

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文心出版社《作文》杂志的王素英编辑，向她推荐几篇学生习作，没想到不到两周便收到她的回信，信中给予热情洋溢的评价，并嘱咐我多参加他们的征文活动。时日不久，又收到她寄来的杂志，上面赫然刊登了我的学生作品。普通的信件点燃了激情，此后与王老师频繁书信往来，每拆开她从郑州寄来

的大信封，我和学生们就欣喜连连。

在我珍藏的书信中，蔡澄清先生的最多。蔡先生是安徽省特级教师，又是全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，他的“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”在国内反响很大。我与蔡先生的通信，是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作文点拨法的文章，蔡老回信鼓励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坚持下去，必有所成”，并告诉我文稿已推荐给全国中语会会刊《中学语文教学通讯》桑建中主编。很快，那篇稿子被刊用。我与蔡先生结下了师生之谊，虽然一直未曾谋面，但是一收到那黄色牛皮纸的信件，眼前就浮现出他和蔼可亲的面孔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书信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自从使用了电脑与手机，轻点鼠标或划拉一下屏幕就把信息发给了远在千里外的友人，我几乎未寄过书信了。

书信是一种传统文化，曾经指导学生备战高考时，涉及书信的古文化常识，我讲“书简”，讲“信札”，讲“尺牍”，讲“素书、尺素”，讲“鱼书、鱼函”，讲“鲤鱼、双鲤”，讲“鸿雁、青鸟”，讲“竹报、云笺、锦书”，讲“黄犬书、八行书”。当书信只存在于记忆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还要将“书信”列入古文化常识，带领孩子们到文化馆里认识书信。

别了，那鲜活而温暖在我记忆里的书信！



迎新春 何吧东摄